

都城纪胜序

圣朝祖宗开国，就都于汴，而风俗典礼，四方仰之为师。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，而杭山水明秀，民物康阜，视京师其过十倍矣。虽市肆与京师相侔，然中兴已百余年，列圣相承，太平日久，前后经营至矣，辐辏集矣，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。且《洛阳名园记》后论有云，园囿之兴废者，洛阳盛衰之候也。况中兴行都，东南之盛，为今日四方之标准；车书混一，人物繁盛，风俗绳厚，市井骈集，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？仆遭遇明时，寓游京国，目睹耳闻，殆非一日，不得不为之集录。其已于图经志书所载者，便不重举。此虽不足以形容太平气象之万一，亦仿佛《名园记》之遗意焉；但纪其实不择其语，独此为愧尔。时宋端平乙未元日，寓灌圃耐得翁序。

都城纪胜目录

市井
诸行
酒肆
食店
茶坊
四司六局
瓦舍众伎
社会
园苑
舟船
铺席
坊院
闲人
三教外地

都城纪胜

市井

自大内和宁门外，新路南北，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，悉集于此；以至朝天门、清河坊、中瓦前、灞头、官巷口、棚心、众安桥，食物店铺，人烟浩穰。其夜市除大内前外，诸处亦然，惟中瓦前最胜，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，与日间无异。其余坊巷市井，买卖关扑，酒楼歌馆，直至四鼓后方静；而五鼓朝马将动，其有趁卖早市者，复起开张。无论四时皆然。如遇元宵尤盛，排门和买，民居作观玩，幕次不可胜纪。隆兴间，高庙与六宫等在中瓦，相对今修内司染坊看位观。孝宗皇帝孟享迺，就观灯买市，帘前排列内侍官帙行，堆垛见钱，宣押市食，歌叫支赐钱物，或有得金银钱者。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，市店遭遇者，如李婆婆羹、南瓦子张家糰子。若遇车驾行幸，春秋社会等，连檐并壁，幕次排列。此外如执政府墙下空地^①诸色路岐人，在此作场，尤为骈阗。又皇城司马道亦然。候潮门外殿司教场，夏月亦有绝伎作场。其他街市，如此空隙地段，多有作场之人。如大瓦肉市、炭桥药市、橘园亭书房、城东菜市、城北米市。其余如五间楼福客，糖果所聚之类，未易缕举。

夹注：

①旧名南仓前。

诸 行

市肆谓之行^①者，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，不以其物小大，但合充用者，皆置为行，虽医卜亦有职。医尅择之差，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。内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，如酒行、食饭行是也。又有名为团者，如城南之花团，泥路之青果团，江干之鲞团，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。其他工伎之人，或名为作，如篦刃作、腰带作、金银鍍作、钹作是也。又有异名者，如七宝谓之骨董行，浴堂谓之香水行是也。大抵都下万物所聚，如官巷之花行，所聚花朵、冠梳、钗环、领抹，极其工巧，古所无也。都下市肆，名家驰誉者，如中瓦前皂儿水，杂卖场前甘豆汤，如戈家蜜枣儿、官巷口光家羹、大瓦子水果子、寿慈官前熟肉、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、涌金门灌肺、中瓦前职家羊饭、彭家油靴、南瓦宣家台衣、张家糰子、候潮门顾四笛、大瓦子丘家篦簪之类。

酒 肆

除官库子库脚店之外，其余皆谓之拍户，有茶饭店，谓兼卖食次下酒是也。但要索唤及时食品，知处不然，则酒家亦有单子牌面点选也。包子酒店，谓卖鹅鸭包子、四色兜子、肠血粉羹、鱼子、鱼白之类，此处易为支费。宅子酒店。谓外门面装饰如仕宦宅舍，或是旧仕宦宅子改作者。花园酒店，城外多有之，或城中效学园馆装折。直卖店，谓不卖食次也。散酒店，谓零卖百单四、七十七、五十二、三十八，并折卖外坊酒。门首亦不设油漆杈子，多是竹棚布幕，

夹注：

①音杭。

谓之打碗，遂言只一杯也。却不甚尊贵，非高人所往。庵酒店，谓有娼妓在内，可以就欢，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。门首红梘子灯上，不以晴雨，必用箬簷盖之，以为记认。其他大酒店，娼妓只伴坐而已。欲买欢，则多往其居。罗酒店，在山东、河北有之，今借名以卖浑头，遂不贵重也。酒家事物，门设红梘子绛缘帘贴金红纱梘子灯之类。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，至今成俗。酒阁名为厅院，若楼上则又或名为山，一山、二山、三山之类。牌额写过山，非特有山，谓酒力高远也。大凡入店，不可轻易登楼上阁，恐饮燕浅短。如买酒不多，则只就楼下散坐，谓之门床马道。初坐定，酒家人先下看菜，问买多少，然后别换菜蔬。亦有生疏不惯人，便忽下箸，被笑多矣。大抵店肆饮酒，在人出著如何，只如食次，谓之下汤水，其钱少，止百钱五千者，谓之小分下酒。若命妓，则此辈多是虚驾骄贵，索唤高价细食，全要出著经惯，不被所侮也。如煮酒，或有先索到十瓶，逐旋开饮，少顷只饮五六瓶佳者，其余退回，亦是搜弊之一诀。

官库则东酒库曰大和楼，西酒库曰金文库，有楼曰西楼，旧有楼攻愧书榜，后为好奇者取去。南酒库曰升旸宫，楼曰和乐楼。北酒库曰春风楼。正南楼对吴越两山，南上酒库曰和丰楼。西子库曰丰乐楼，在今涌金门外，乃旧杨和王之耸翠楼，后张定叟兼领库事，取为官库，正跨西湖，对两山之胜。西子库曰太平楼，中酒库曰中和楼。南外库在便门外，东外库在崇新门外。北外库在湖州市，有楼曰春融楼。其他则有西溪，并赤山九里松酒库，其中和和乐和丰并在御街，其太平大和因回录后其楼悉废。若欲赏妓，往官库中点花牌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，须是亲识其妓，及以利委之可也。

天府诸酒庄，每遇寒食节前开沽煮酒，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。各用妓弟，乘骑作三等装束：一等特髻大衣者；二等冠子帮背者；三等冠子衫子裆裤者。前有小女童等，及诸社会，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，呈作乐，呈伎艺杂剧，三盏退出，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庠。

食 店

都城食店，多是旧京师人开张，如羊饭店兼卖酒。凡点索食次，大要及时：如欲速饱，则前重后轻；如欲迟饱，则前轻后重^①。南食店谓之南食，川饭分茶。盖因京师开此店，以备南人不服北食者，今既在南，则其名误矣，所以专卖面食鱼肉之属，如^②下至^③皆是也。若欲索供，逐店自有单子牌面。饱饊店专卖^④菜面店专卖^⑤此处不甚尊贵，非待客之所。素食店卖^⑥。凡麸笋乳蕈饮食，充斋素筵会之备。衢州饭店又谓之闷饭店，盖卖盒饭也。专卖家常^⑦。欲求粗饱者可往，惟不宜尊贵人。

市食点心，凉暖之月，大概多卖^①。夜间顶盘挑架者，

夹注：

①重者如头羹、石髓饭、大骨饭、泡饭、软羊、浙米饭，轻者如煎事件、托胎、妳房、肚尖、肚肱、腰子之类。

②铺羊面、盒生面、姜拔刀、盐煎^②、鲚鱼桐皮面、抹肉淘、肉齑淘、棋子、虾燥子面、带汁煎。

③扑刀鸡、鹅面、家常三刀面。

④大馓、燥子饊饊并馄饨。

⑤菜面、齑淘、血脏面、素拱子、经带，或有拔刀、冷淘。

⑥素签、头羹、面食、乳笋、河鲈、脯煨元鱼。

⑦虾鱼、粉羹、鱼面、蝴蝶之属。

如②遍路歌叫，都人固自为常，若远方僻土之人乍见之，则以为稀遇。其余店铺夜市不可细数，如猪胰胡饼，自中兴以来只东京脏三家一分，每夜在太平坊巷口，近来又或有效之者。大抵都下买物，多趋有名之家，如昔时之内前卞家从食，街市王宣旋饼，望仙桥糕糜是也。如酪面，亦只后市街卖酥贺家一分，每个五百贯，以新祥油饼两枚夹而食之，此北食也。其余诸行百户亦如此。市食有名存而实亡者，如瓠羹是也；亦有名亡而实存者，如瓮羹，今号齏面是也；又有误名之者，如呼熟肉为白肉是也，盖白肉别是砧压去油者。

又有专卖小儿戏剧糖果，如打娇惜、虾须、糖宜娘、打秋千、稠汤之类。

茶 坊

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，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，所以消遣久待也。今茶坊皆然。冬天兼卖插茶，或卖盐鼓汤，暑天兼卖梅花酒。绍兴间，用鼓乐吹梅花酒曲，用旋杓如酒肆间，正是论角，如京师量卖。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，习学乐器，或唱叫之类，谓之挂牌儿。人情茶坊，本非以茶汤为正，但将此为由，多下茶钱也。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；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，谓之市头。水茶坊，乃娼家聊设桌凳，以茶为由，后生辈甘于费钱，谓之乾

夹注：

①猪羊鸡煎炸、楸剋子、四色馒头、灌臄、灌肠、红煨姜豉、蹄子肘件之属。

②鹌鹑脬脯儿、焦髓、羊脂莖饼、饼燄、春饼、旋饼橙沙团子、宜利少、献瓷糕、炙狍子之类。

茶钱。提茶瓶，即是赶赴充茶酒人，寻常月且望，每日与人传语往还，或讲集人情分子。又有一等，是街司人兵，以此为名，乞见钱物，谓之齷茶。

四 司 六 局

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，各有所掌，故筵席排当，凡事整齐，都下街市亦有之。当时人户，每遇礼席，以钱倩之，皆可办也。帐设司，专掌仰尘、缴壁、卓帟、搭席、帘幕、罽罍、屏风、绣额、书画、簇子之类。厨司，专掌打料、批切、烹炮、下食、调和节次。茶酒司，专掌宾客茶汤、暖盃筛酒、请坐咨席、开盃歇坐、揭席迎送、应干节次。台盘司，专掌托盘、打送、斋擎、劝酒、出食、接盃等事。果子局专掌装簇、盃灯、看果、时果、准备劝酒。蜜煎局，专掌糖蜜花果、咸酸劝酒之属。菜蔬局，专掌盃灯、菜蔬、糟藏之属。油烛局，专掌灯火照耀、立台剪烛、壁灯烛笼、装香簇炭之类。香药局，专掌药碟、香球、火箔、香饼、听候索唤、诸般奇香、及醒酒汤药之类。排办局，专掌挂画、插花、扫洒、打渲、拭抹、供过之事。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，便省宾主一半力，故常谚曰：烧香点茶，挂画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忤戾家。若其失忘支节，皆是只应等人不学之过。只如结席喝犒，亦合依次第，先厨子，次茶酒，三乐人。

瓦 舍 众 伎

瓦者，野合易散之意也，不知起于何时，但在京师时，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，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。散乐，传

学教坊十三部，唯以杂剧为正色。旧教坊有箏篥部、大鼓☆部、杖鼓部、拍板色、笛色、琵琶色、箏色、方响色、笙☆色、舞旋色、歌板色、杂剧色、参军色、色有色长，部有部头，上有教坊使、副钤辖、都管、掌仪范者，皆是杂流命官。其诸部分紫绯绿三等宽衫，两下各垂黄义襴。杂剧部又戴浑裹，其余只是帽子幞头。以次又有小儿队，并女童采莲队。又别有钧容班，今四孟随在驾后，乘马动乐者，是其故事也。绍兴三十一年，省废教坊之后，每遇大宴，则拔差临安府衙前乐等人充应，属修内司教乐所掌管。教坊大使，在京师时，有孟角球，曾撰杂剧本子；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词；又有丁仙现捷才知音。绍兴间，亦有丁汉弼、杨国样。杂剧中，末泥为长，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，先做寻常熟事一段，名曰艳段；次做正杂剧，通名为两段。末泥色主张，引戏色分付，副净色发乔，副末色打诨，又或添一人装孤。其吹曲破断送者，谓之把色。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，本是鉴戒，或隐为谏诤也，故从便跳露，谓之无过虫。

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，传奇、灵怪、八曲、说唱。细乐比之教坊大乐，则不用大鼓、杖鼓、羯鼓、头管、琵琶、箏也，每以箫管、笙、篥、稽琴、方响之类合动。小乐器只一二人合动也，如双韵合阮咸，稽琴合箫管、瑟琴合葫芦。琴单拨十四弦，吹赚动鼓板，勃海乐一拍子，至于十拍子，又有拍番鼓子、敲水盂锣板、和鼓儿，皆是也。今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，专赶春场，看潮，赏芙蓉，及酒坐只应，与钱亦不多，谓之荒鼓板。清乐比马后乐，加方响、笙、笛，用小提鼓，其声亦轻细也。淳熙间，德寿宫龙笛色，使臣四十名，每中秋或月夜，令独奏龙笛，声闻于人间，真清乐也。唱叫小唱，谓执板唱慢曲、曲破，大率重起轻杀，故曰

浅斟低唱，与四十大曲舞旋为一体，今瓦市中绝无。嘌唱，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，驱驾虚声，纵弄宫调，与叫果子、唱耍曲儿为一体，本只街市，今宅院往往有之。叫声，自京师起撰，因市井诸色歌吟实物之声，采合宫调而成也。若加以嘌唱为引子，次用四句就入者，谓之下影带。无影带者，名散叫。若不上鼓而，只敲盏者，谓之打拍。唱赚在京师日，有缠令、缠达：有引子、尾声为“缠令”；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，循环间用者，为“缠达”。中兴后，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，又有四片太平令，或赚鼓板^①，遂撰为“赚”。赚者，误赚之义也，令人正堪美听，不觉已至尾声，是不宜为片序也。今又有“覆赚”，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。凡赚最难，以其兼慢曲、曲破、大曲、嘌唱、耍令、番曲、叫声诸家腔谱也。

杂扮或名杂旺，又名组元子，又名技和，乃杂剧之散段。在京师时，村人罕得入城，遂撰此端，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，以资笑。今之打和鼓、捻梢子、散耍皆是也。百戏，在京师时，各名左右军，并是开封府衙前乐营。相扑争交，谓之角觝之戏，别有使拳，自为一家，与相扑曲折相反，而与军头司大士相近也。踢弄，每大礼后宣赦时，抢金鸡者用此等人，上竿、打筋斗、踏跷、打交钹、脱索、装神鬼、抱锣、舞判、舞斫刀、舞蛮牌、舞剑，与马打球、并教船水秋千、东西班野战、诸军马上呈骁骑^②、街市转焦槌为一体。

夹注：

①即今拍板大筛扬处是也。

②北人乍柳。

杂手艺皆有巧名：踢瓶、弄碗、踢磬、弄花鼓槌、踢墨笔、弄球子、撈筑球、弄斗、打硬、教虫蚁，及鱼弄熊、烧烟火、放爆仗、火戏儿、水戏儿、圣花、撮药、藏压药、法傀儡、壁上睡、小则剧术射穿、弩子打弹、攒壶瓶①、手影戏、弄头钱、变线儿、写沙书、改字。弄悬丝傀儡②、杖头傀儡、水傀儡、肉傀儡③。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、铁骑公案之类，其话本或如杂剧，或如崖词，大抵多虚少实，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。影戏，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镂，后用彩色装皮为之，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，大抵真假相半，公忠者雕以正貌，奸邪者与之丑貌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。说话有四家：一者小说，谓之银字儿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。说公案，皆是搏刀赶棒，及发迹变泰之事。说铁骑儿，谓士马金鼓之事。说经，谓演说佛书。说参请，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。讲史书，讲说前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。最畏小说人，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，顷刻间提破。合生与起令、随令相似，各占一事。商谜，旧用鼓板吹《贺圣朝》，聚人猜诗谜、字谜、庾谜、社谜，本是隐语。有道谜④、正猜⑤、下套⑥、贴套⑦走智⑧、横下

夹注：

①即古之投壶。

②起于陈平六奇解围。

③以小儿后生辈为之。

④来客念隐语说谜，又名打谜。

⑤来客索猜。

⑥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，人名对智。

⑦贴智思索。

②、问因③、调爽①。

社 会

文士则有西湖诗社，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，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。旧多名士。隐语则有南北屋斋西斋，皆依江右。谜法、习诗之流，萃而为斋。又有蹴鞠打球社、川弩射弓社。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，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，斋衬施利，以备本寺一岁之用。又有茶汤会，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，则往彼以茶汤助缘，供应会中善人。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净业会，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，十八日则集女人，入寺讽经听法。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。西湖每岁四月放生会，其余诸寺经会各有方所日分。每岁行都神祠诞辰迎献，则有酒行。锦体社、八仙社、渔父习闲社、神鬼社、小女童像生叫声社、退云社、奇巧饮食社、花果社，七宝考古社，皆中外奇珍异货；马社，豪贵绯绿；清乐社，此社风流最胜。

园 苑

在城则有万松岭、内贵王氏富览园、三茅观、东山、梅亭、庆寿庵、褚家塘、御东园⑤、清湖北慈明殿园、杨府秀

夹注：

①改物类以困猜者。

②许旁人猜。

③商者喝问句头。

④假作难猜，以定其智。

⑤系琼华园。

芳园、张府北园、杨府风云庆会阁。城东新开门外，则有东御园①、五柳御园。城西清波钱湖门外聚景御园②。张府七位曹园。南山长桥则西有庆乐御园③。净慈寺前屏山御园、云峰塔前张府珍珠园④。白莲寺园、霍家园、方家峪、刘园。北山则有集芳御园、四圣延祥御园⑤、下竺寺御园。钱塘门外则有柳巷、杨府云洞园西园、刘府玉壶园四井亭园、杨府水阁。又具美国、又饮绿亭，裴府山涛园、赵秀王府水月园、张府凝碧园。孤山路口，内贵张氏总宜园、德生堂、放生亭、新建公竹阁⑥。沿苏堤新建先贤堂院⑦，又有三贤堂园⑧，九里松嬉游园⑨。涌金门外则有显应观、西斋堂、张府泳泽园、慈明殿环碧园⑩。大小渔庄，其余贵府富室大小园馆，犹有不知其名者。城南嘉会门外，则有玉津御园⑪，又有就包山作园以植桃花，都人春时最为胜赏，惟内贵张侯壮观园为最。城北北关门外，则有赵郭家园。东西马城诸园，乃都城种植奇异花木处。

夹注：

- ①今名富景园。
- ②旧名西园。
- ③旧名南园。
- ④内有高寒堂，极华丽。
- ⑤西湖胜地，惟此为最。
- ⑥袁枢尹天府就寺重建。
- ⑦本裴氏园，袁枢新建。
- ⑧本新亭子，袁枢于水仙王庙移像新建。
- ⑨大府酒库。
- ⑩旧是清晖御园。
- ⑪虞使时射弓所。

舟

行都左江右湖，河运通流，舟船最便。而西湖舟船，大小不等，有一千料，约长五十余丈，中可容百余客；五百料，约长三二十丈，可容三五十余客。皆奇巧打造，雕栏画栋，行运平稳，如坐平地。无论四时，常有游玩人赁假。舟中所须器物，一一毕备，但朝出登舟而饮，暮则径归，不劳余力，惟支费钱耳。其有贵府富室自造者，又特精致耳。西湖春中，浙江秋中，皆有龙舟争标，轻捷可观，有金明池之遗风；而东浦河亦然。惟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间，则有弄潮者，持旗执竿，狎戏波涛中，甚为奇观，天下独此有之。

铺 席

都城天街，旧自清河坊，南则呼南瓦，北谓之界北，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，自五间楼北，至官巷南御街，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，仅百余家，门列金银及见钱，谓之看垛钱，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，并诸作匠炉鑪纷纭无数。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，谓之珠子市头，如遇买卖，动以万数。间有府第富室质库十数处，皆不以贯万收质。其他如名家彩帛铺堆上细匹段，而锦绮纛素，皆诸处所无者。又如厢王家绒线铺^①，今于御街开张，数铺亦不下万计。又有大小铺

夹注：

①自东京流寓。

席，皆是广大物货，如平津桥沿河，布铺、扇铺、温州漆器铺、青白碗器铺之类。且夫外郡各以一物称最^①。都会之下皆物所聚之处，况夫人物繁伙，客贩往来，至于故楮羽毛扇牌，皆有行铺，其余可知矣。

坊 院

柳永咏钱塘词云，参差一万人家，此元丰以前语也。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，其户口蕃息，仅百万余家者，城之南西北三处，各数十里，人烟生聚，市井坊陌，数日经行不尽，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，足见行都繁盛。而城中北关水门内，有水数十里，曰白洋湖，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，每所为屋千余间，小者亦数百间，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，四维皆水，亦可防避风烛，又免盗贼，甚为都城富室之便，其他州郡无此，虽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，皆客商所聚，亦无此等坊院。

闲 人

本食客也，古之孟尝门下中下等人，但不著业次，以闲事而食于人者。

有一等是无成子弟失业次，人颇能知书、写字、抚琴、下棋及善音乐，艺俱不精，专陪涉富贵家子弟游宴，及相伴外方官员到都干事。其猥下者，为妓家书写简帖取送之类。

夹注：

①如无纱洪扇、吴钱之类。

又有专以参随服事为生，旧有百事皆能者，如纽元子学像生，动乐器、杂手艺、唱叫白词、相席打令、传言送语、弄水使拳之类，并是本色。

又有专为棚头，又谓之习闲，凡擎鹰、驾鹞、调鹁鸽、养鹌鹑、斗鸡、赌博、落生之类。

又有是刀镊手作，人长于此态，故谓之涉儿，取过水之意也。此等刀镊，专攻街市皂院，取奉郎君子弟、干当杂事，说合交易等。

又有赶趁唱喏者，探听妓馆人客，及游湖赏玩所在，专以献香送劝为由，觅钱贍家。大抵此辈，若顾之则贪婪；不顾之，则强颜取奉，多呈本事，必得而后已，但在出著发放如何也。

三教外地

都城内外，自有文武两学，宗学、京学、县学之外，其余乡校、家塾、舍馆、书会，每一里巷须一二所，弦诵之声，往往相闻。遇大比之岁，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。

凡佛寺自诸大禅刹，如灵隐光孝等寺，律寺如明庆灵芝等寺，教院如大传法慧林慧因等，各不下百数所。之外又有僧尼廨院、庵舍、白衣社会、道场奉佛处所，不可胜纪。若大寺院有所营修，则于此地招集前去助缘，其间有精修能事者。

凡道流，自御前香火太乙宫延祥观等，及诸官观道馆之外，则有诸府第道堂^①。道院皆系舍俗道人，及接待外路名山洞府往来高士，而时有神仙应缘现迹，异人自有纪载尔，

夹注：

①如灵应希夷之类。

都城纪胜叙录

武林掌故丛编本载“御制题南宋都城纪胜录^①”

宋自南渡之后，半壁仅支，而君若臣，溺于宴安，不以恢复为念，西湖歌舞，日夕留连，岂知勝水残山，已无足恃，顾有若将终焉之志，其去燕巢危幕几何矣。而耐得翁为此编，惟盛称临安之明秀，谓“民物康阜，过京师十倍”；又谓：“中兴百年余，太平日久，视前又过十数倍。”其昧于安危盛衰之机，亦甚矣哉。然彼或窥见庙堂之上不能振作，为此以逢其所欲，抑亦知其书流传必貽笑于后世，故隐其姓名，而托“于虚”“乌有”之伦乎？不然，则既操子墨口未读孟坚《两都赋》，托讽谏以立言而为是违道铺张也。览是编，其时事可知，因题句并序如下。

一线南迁已甚危，徽、钦北去竟忘之。正当尝胆卧薪日，却作观山玩水时。后市前朝夸富庶，歌楼酒馆斗笙丝。咄哉耐得翁传录，可似兰台两赋奇？

四库全书总目提要

《都城纪胜》一卷^②

不著撰人名氏，但自署曰耐得翁。其书成于端平二年，皆

夹注：

①有序。

②内府藏本。